

大衆文藝叢書

為著視國形勢

葉一峰 著



為着祖國的解放

葉 一 峰 著

天 中 出 版 社



爲着祖國的解放

著者 葉 一 峯

發行者 葛 一 虹

出版者 天 下 出 版 社

北京地安門內米糧庫三號
電話掛號：七九二七號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一九五一年六月北京初版

『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扭轉了美國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匪幫的反革命車輪，使之走向覆滅的道路，推進了自己的革命車輪，使之走向勝利的道路。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具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內，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這個事變所以帶偉大性，還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世界的東方，在這裏，共有十萬萬以上人口（佔人類的一半）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由防禦轉到進攻，不能不引起這些被壓迫民族的歡欣鼓舞。同時對於正在鬥爭的歐洲與美洲各國的被壓迫人民也是一種援助。』

毛澤東

一九四七，十二，一二五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目 錄

一、人民渴望和平·····	一
二、美帝發動中國內戰·····	三八
三、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	六五
四、讓他們高興吧！·····	一九
五、我們在戰鬥中不斷地壯大·····	四八
六、天空中似乎是黑暗的時候·····	七三
七、我們進攻了！·····	一〇〇
八、堅決乾脆澈底全部殲滅敵人！·····	一四三

一 人民渴望和平

『中國人民的任務，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以後，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義改革，實現民族的統一與獨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

毛澤東

河北省中部平原的北面，有一條大清河，灣灣曲曲地從西向東流，乍然從地圖上看起來，好像是從保定流向天津一樣。大清河的正北幾百里遠，有一個大都市，就是文化古都——北平，從它伸出許多條鐵路，一條向西南到保定，一條向東南到天津。這兩條鐵路加上大清河，就把這塊地區圍成一個三角。北平，天津，保定三個都市就在這個三角地區的三個尖端。

一隻大對槽（木船）從大清河的下游往上駛，船上有兩個穿制服的八路軍，眼睛不斷地瞟着兩岸上的村莊。農民們在地裡的辛勤勞動，很清楚地映在他們的眼前。

這是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河裡的水已經見不到一塊浮冰，迎面吹來的風，沒有寒冷的感覺，岸上的楊柳已經發出了青綠色的葉芽。水是不斷地往東流，船是對着相反的方向駛去。船伙們有的在岸上用繩拉着，有的在船上用篙撐着，看來是很費勁的，可是他們很愉快地哼着勞動者的歌聲。畢竟是「逆水行舟」，實在費勁而且緩慢。那兩位「歸心似箭」的旅客，那是不用說的！更感覺到船走得使人不耐煩咧。

「走了老半天，才過了蘇橋，幾時才到新鎮！就過了新鎮，那頭還遠着呀！真不如自己在岸上走！」那位叫做陳富剛的軍人嘆氣地說。因為他從十四歲就離開了自己困苦無依的父母，離開了四歲大的幼妹，離開了自己僅有兩間小土房的家庭，自動參加了抗日軍。到如今抗戰勝利了，自己也長大成人，這七八年的過程間，父母親怎樣呢？妹妹怎樣呢？土地房屋又怎樣呢？在和日本人的殘酷鬥爭中沒有功夫去想。現在在這日本投降了和國內停戰和平以後，自己別離七八年的家，就在腦裡攪攪和和地想着，越在走向家去的時候，越使人想得急，恨不得一下子船就到了，三脚兩步就走到自己的家門口！「假如河水是從東向西流，那就好啦！像迎面順流下來的船隻那樣輕快，恐怕早就到了家呀！」陳富剛這樣說。

在這位焦急的旅客的腦子裡，此刻想着自己的家庭，但同時又懷念着自己剛離開的革命大家庭——八路軍隊伍。在這個革命大家庭裡，他被培養教育大了，那裡有他親愛的教誨他的首長，

有他同生死共患難像兄弟一樣的戰友。過去自己是個一字不識的小農，一天價在地主辛巴爺的腳底下，如今懂得了許多革命的大道理，會讀書會唸報，領導一個排的人去打仗，去學習。這都是從這個大家庭裡培養出來的。乍然要離開它，就好比以前離開父母那時一樣難過，或者說更難過些。假如不是上級決定要他復員的話，他準備這次就算請假回家，過它十天半月就回部隊去。他對復員很執拗，他堅持過「五一」的殘酷鬥爭，得過「五一」獎章，從一個八路軍小鬼，通訊員，戰士，班長到小隊長、排長，打過無數次仗，掛過幾處花。七年多的部隊生活，使他和部隊溶合在一起，這時要他復員回家當老百姓，無論怎樣也不好說通他。

當他離開本團的時候，和高主任的爭論，現在仍然清楚地印在他的腦子裡。

「過去鑽地道，吃麥苗，和日本人拚死拚活的時候要我，這兒抗戰勝利了，革命成功呀！就不要咱啦！那我可有意見……我不復員！」富剛對着上級不客氣，顯然還帶着不高興的態度。

「富剛同志！你對革命很堅決，作戰勇敢，立過許多戰功，革命極需要你這樣的同志……」高主任很和氣地說。

「反正我沒犯過錯誤！我不復員！」

「沒有說你犯過錯誤！復員不是革命隊伍洗刷你，而是把你的工作崗位轉換一下呀！」高主任又說。

「我不會幹別的工作，只會打仗！」

「同志！沒有仗打了！國內已經停戰，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和平民主決議啦！此後中國就進入和平民主的新階段啦！」主任望一望富剛，看他還沒有搶着來插嘴，於是又說：「因此，上級決定軍隊分批復員，以加強我國新民主主義的建設。那些殘廢的家裡缺乏勞動力的，先回到農村去，領導農村的土地改革和農業生產，這是我們新民主主義建設的重要部份！」主任又看看富剛，「你是第一批，以後還有第二、第三批呢！說不定我也在那天復員去搞工業呀！」

主任看到富剛仍然是不樂意的樣子，可是再沒有什麼理由可辯駁。畢竟是個軍人，樂意與不樂意也好，服從組織是成爲習慣了的。

「好吧！你準備一下自己的行李，到軍分區政治部領復員證，復員金及介紹到村裡工作的信吧！」主任說。

在歡送復員軍人大會上，富剛說不出自己心裡的難過。要離開這一排戰鬥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難的同志，眼裡真是要滴出淚來。抗戰最困難的年頭，倒沒有這樣難過過，想不到，在這勝利的今天，倒使心裡這樣不好受。

「排長！希望你還回來！」送他的戰士們說。

「同志們！不可能啦！中國已經開始和平民主的新階段啦！再不打仗啦！」富剛引用主任的

話答他們。

被歡送的復員軍人，離開自己的部隊，走向家園。

一個人就怕在這靜悄悄的時候，像此刻在這慢騰騰的船上，腦子裡使勁地憶家庭，同時又攪和着離開部隊時的情景，真是使人煩惱，倒不如在戰鬥的時候，什麼都不想，只想怎樣打死敵人，怎樣不讓敵人打死。這就簡單得多啦！

和他一道的伙伴，早躺在船板上睡午覺，這下才醒來，用手揉揉眼睛，向兩岸望了望。「啊！快到新鎮吧？」「河裡來往的船隻可不少！兩岸上行走的人也真多啊！」同伴懶洋洋地說。

「同志！你沒在這地方打過游擊戰吧？」富剛以問代答對同伴說，「日本人在的那時候，把這河的兩岸，三里五里遠就設了一個砲樓，一見堤上有人就射擊，南北兩岸都不能通過，河裡除了敵人控制的船隻外，沒有一隻老百姓的船敢在河裡走。我們的游擊隊南北被隔斷了。這條河在那時對日本人來說是起作用啊，可是對我們游擊隊來說，就多了一條封鎖綫。但我們仍然分散在這裡打擊敵人！有時黑夜裡還偷渡呀！」

「是的！那時誰也不敢在這河裡走船呀！」一位特在船上的老船夫插嘴說，「如今八路軍把鬼子打走了，有船的把船起出來，沒船的出力，合作運輸，賺了錢，船主人股公平分配，咱們生活大大改善了。同志！這是你們八年來在這血戰以及抗日民主政府給我們帶來的幸福呀！」

「新鎮！新鎮！」有人叫着。它是這河南岸的一個熱鬧小城，許多貨物，如：水果、糧食，麻，什具，魚等東西堆在碼頭上，等待着裝運。敵人在的時候，漢奸們叫它做小天津，他們從東西南北的村莊裡，搶來老百姓勞苦生產的糧食和財物，集中在這裡，供他們盡情的享用。把青年婦女們擄拐來，供他們盡情地姦淫，把這小城造成他們奢侈淫逸的小天地，因此，他們叫這城做小天津。但老百姓一點也不覺得它繁華，只知道這是鬼子漢奸統治下的血腥世界。直到如今，八路軍才把它解放了。現在在民主政府管理下，變成這河岸的一個繁盛的城市。

「是新鎮！」富剛說，「我認得這地方，這是漢奸柴恩波隊伍的老巢，幾年來他們盤據在這一帶，四出配合鬼子來掃蕩，搶掠老百姓。大反攻的時候，我們打過這座城，柴恩波的漢奸隊給我們消滅了，只剩一小部跑到天津附近去。我參加過這個戰鬥！」

船過了新鎮後，再走了一段路，進入雄縣地區，就往北岸靠。兩位軍裝旅客上了岸，拉拉手，行了個軍禮，就各奔自己的家的道上去。

「這就是堤北村！」這是一個美麗的村子，陳富剛雖然離了它七年，但自小生長在這裡，看來還是很熟悉的，少時給地主王辛巴放羊種地，在這土地上走得慣熟了。村東南這一塊又寬闊又平坦的肥沃田野，不是地主辛巴的嗎？在那塊地頭上還給他打過場，原因是作活累得腰都黑

了，休息了一下。但現在過了這樣長的年頭，事情是不是還那樣呢？還是地主辛巴趕着僱工們給他種着嗎？不見得！世道是變了！八路軍從鬼子手裡收復的地區，都有了人民的民主政府咧，過去那種黑暗，地主無情壓迫剝削農民的情況，凡是共產黨八路軍所到的地方都改變了。這個村子——自己的家鄉難道不是一樣嗎？

從村子的東南口進到村子裡，這是一道大街，大街的中間，有一座大院子，院子的台階是用石砌的，高出地面二三尺。房子很高大，還是過去那兩扇紅梢門，門上一邊一個獅子頭的大銅環，看來是一樣呀！不過，它現在緊閉着，那條惡狗沒有見出來，要是在過去，咱們這些窮孩子，誰都不敢打這裡過，給惡狗咬了，辛巴的管家們還說你是來偷他家的，狗咬了你就是應該。或者辛巴的小兒子出來用棍子打你一頓，你也得吞着聲跑回家。現在恐怕不會再有這種事咧！但不知道院子的主人，是否還是那個騎在全村頭上的「辛巴爺」呢？

穿過這道大街，向村的西北角走，一路見到不少老鄉親，但都不認識，面熟的也記得不大清，沒好意思和他們招呼，人們也只當他是一個過路的八路軍。有的老鄉親還招呼一下：「同志！喝口水再走吧！」

「這就是我家的小土牆呀！」富剛心裡這樣說，「土房子怎麼這樣矮呢？在我離家時好像高一些。」但的確是自己的家。富剛走到門口。從閉着的簾門往那狹小的院子裡望去，一位十一二

歲的小姑娘在裡邊嚷：「娘！來了個八路軍同志！」富蘭心裡想：「這是不是自己那個小妹子呢？」離家的時候她才四歲，到這時，該是這麼大啊！但怎麼呢？她衣服穿得那樣乾淨呢？沒有補過補釘！在離家時，我們是穿的補了又補的破布爛襖，難道這幾年父親發了財嗎？或者這房子已經換了人家，這個小姑娘是人家的閨女？」富蘭不等待裡邊的出來開門，他就把竊門推開，自己走進去。

「同志！你有什麼事呀？」一位約四十歲的女房東懷裡還抱著一個幾個月的嬰兒，同樣是穿得很乾淨的。對他說。

「莫不是真的這個家換了主人嗎？」他心裡在猜疑着。他盯着這個女主人，這個女主人同時也盯着他。「不錯！她是我的娘，臉上被困苦的勞動和艱難生活的磨折所起的皺紋，還是那麼個樣，不過現在稍胖了一些，顏色好一些，不是那時那麼瘦黃就是啦。」

「娘！」不由得他衝口喊出來。

「唉呀！老天爺！我的富兒！你回來呀！」母親把懷裡的小兒交給站在她旁邊的小閨女，一下就把兒子的手抓着，眼裡的淚忍不住流了出來。富蘭心裡也有點不平靜。過了好一會，母親才說道：「玉蘭！你還不叫你哥哥！」

「哥哥！」小姑娘還有一點忸怩。

「玉蘭！你忘了我嗎？我離家時你才四歲，現在長大了！」富剛拉住小妹妹的手，眼睛從頭到腳地看著她，使得這位沒有見過世面的小姑娘，在自己的親哥哥——這位陌生的軍人面前，反有點不自然。

「娘！你們的日子過得不錯嗎？」富剛問。

「兒呀！幸虧八路軍來救了咱們，把鬼子白胖（漢奸隊）打跑以後，從去年八月這裡就成立了民主政府咧！因為你在外抗日，村裡就按抗屬優待咱們，每月都有優待糧，過年給了咱家兩套新棉衣，不然，那裡有錢做新衣裳呢？現在是不愁吃穿啦！」母親說。

「哥哥！過年村裡還給抗屬送白麵送肉。咱包了餃子，這是第一回，過去我和娘都沒吃過！可是你不早點回家來！」妹妹在旁邊很高興地說。

「玉蘭！在部隊過年比家更好，吃餃子還坐席咧！因為我們大大地慶祝打敗日本鬼呀！」哥哥說。

「可是你這許多年沒音信，日本鬼子投降了也不見你消息，村裡有人說你給鬼子打死了，有的說你走遠了，害得為娘日夜心驚胆怕，一時夢見你滿身血把我嚇哭了，一時夢見你好好的回來。上月初一我還到廟裡去過，佛爺靈籤說你就快回來，才稍為安了心。阿彌陀佛！真是靈驗呀！」母親說不盡那樣歡天喜地在嘮叨着。

「日本沒投降時，這裡是敵佔區，不敢給你們捎信，也捎不到，大反攻的時候，我們那個團一直打到熱河去，沒辦法捎信。」富剛停了停繼續又問了一連串他急要知道的問題：「那麼！日本投降以前，家裡又怎樣過日子呢？爹是不是還給人家當長工呢？抱的這小兒什麼時候添的呢！」

提起了這些，又不由得使母親掉到悲痛的海裡。母親的眼眶重新又流着淚，她用那悲痛嘶啞的嗓子斷斷續續地對她的兒子訴說這幾年的苦難經過：「自從你打辛巴家逃走以後，他天天派人到家要人，迫得你爹東躲一天西藏一天，後來辛巴報告漢奸隊說你參加了八路軍，他們就派人來抓你爹，迫得你爹逃走了，一去幾年不知往那兒。你爹走了之後，保長辛巴又派人來要給鬼子支差的攤款，家裡那有一個大錢呀！迫着把三畝地折給他。俺娘倆指望什麼呀？人沒有了！地沒有了！沒吃沒穿，只得求爺爺叫奶奶，東討一碗湯，西討一口粥。兒呀！就這樣過了這些年頭，日子真難熬呀！」母親停了一會，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繼續說：「你爹可不湊巧，他去年正月回到家來，他說逃出去後，給日本人抓去東三省下煤礦。他回來時，只帶回來一件破夾襖，啥都沒有呀！辛巴聽說你爹回來，他又去報告漢奸隊。他待在家不到半個月就給他們抓走了。以後聽說押在雄縣，後來說押在新城，不久就被他們打死了，死的時候腳上還綁着，連屍也沒給我們找回來！可憐你爹一生老實，沒有做過一件傷天害理的事，爲着兒女，爲着妻孥，給人家當牛馬，如今掉下這一家，掉下這個從出生就沒見過父親的孩子，他死也見不到親人一面。唉！眞的老天

爺沒有眼呀！」

母親已經哭不成聲了。富剛——這位身經百戰的倔強青年軍人，心裡酸了酸，壓抑不住自己，也流着淚聽母親訴說他離開家庭以後幾年中的苦難。

七個多年頭的戰爭生活的鍛練，已經使他不習慣於哭咧！而有的只是對敵人高度的氣憤與仇恨心。但此刻，這位青年軍人，不單聽着父親的不幸，同時還想到這位不幸的母親，不由得眼眶就流出淚來。

「母親是在封建地主，日本鬼子，國民黨衙門腳下折磨了大半生的女人。她從小在姥姥家就要過飯，十五歲嫁給我父親，可是我父親同樣是那麼窮。她爲着我及妹妹，終日終夜地作着活，她一生的時光就這樣渡過的。困苦的生活摧殘了她的身體，如今才四十歲，可是老得像老太婆，她爲着自己的兒子担驚受怕，爲着自己的丈夫担驚受怕。」富剛想到自己這兩位不幸的父母，這個倔強的青年軍人，又怎能制止他的眼淚往外流呢？

「娘！不要傷心！這已經過去了！」富剛恢復常態之後，安慰他的母親：「如今世道變了！日本人的仇算是報了，剩下漢奸們的仇再收拾吧！我們新的生活已經開頭咧！」

的確！自從共產黨八路軍收復了這塊從前在地主官僚統治的，後來又淪陷在日本手裡的地區，老百姓是開始感到過着與以前大不同的新生活了。母親也感到的，如果她沒有回憶起過去的

災難的時候，就顯出她那歡欣的表情來，新的光明的日子，在母親的腦子裡不是幻夢和期待，而是眼前的實際。她揉一揉自己的眼睛，忙著給兒子——七年多沒有見過面的兒子燒水做飯。做飯子呢還是烙餅呢？最後還是決定做餃子，像過年那樣招待自己的兒子。

玉蘭抱着幾個月大的小妹妹，纏着她哥哥說話，「哥哥！你胸前帶着那個是毛主席的像呀！我知道。」妹妹說。

「是的——妹妹。你怎知道呢？」

「學校裡掛着毛主席的像，我認得。你那個圓的牌牌我不知道。」妹妹說。

「這是獎給我的「五一」獎章，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日本鬼子和漢奸來了七萬多，對冀中根據地進行大掃蕩，到處建崗樓，挖封鎖溝，敵人在那分割開的一塊塊地裡，像拉網那樣捕捉我們，殺死了無數的人，燒了無數的房子，姦淫搶掠真說不出那樣厲害。我們堅持在那裡打擊敵人，救護了許多老百姓，因此上級就獎給我們這個來紀念。當然，這些事情你是不知道的，小妹妹！」哥哥答。

「你沒有被鬼子打着嗎？娘自從聽人說你被打死了，她老是哭呢！」

「妹妹！打仗，死是常有的，我也給鬼子打着過，打在腿上，沒有打死！可是我打死鬼子可就不少咧！」